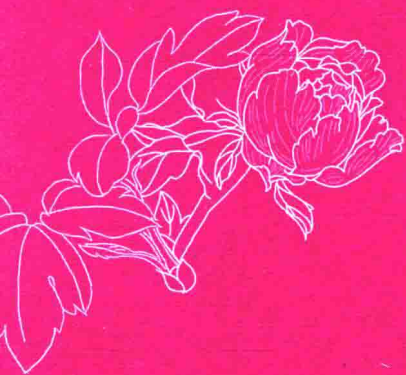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红颜·花语”
才女系列

绝代芳华 牡丹香

——那些中原才女们

王一心 李伶俐 著



APUTIM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【红颜·花语】
才女系列

绝代芳华 牡丹香

——
那些中原才女们

王一心 李伶俐 著

*Juedai Fanghua
Mudan Xiang*



APE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代芳华牡丹香:那些中原才女们/王一心,李伶俐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 10

(“红颜·花语”才女系列)

ISBN 978-7-5396-5312-9

I. ①绝… II. ①王… ②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5579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张 磊

装帧设计:徐 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 awpub. 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8.625 字数:150 千字

版次: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绝代芳华 牡丹香

*Juedai Fanghua
Mudan Xiang*

——那些中原才女们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王一心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馆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港台文学研究会理事。著有历史小说及传记作品多种，曾获南京市文学艺术奖银奖、金陵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大奖。



李伶俐 传记作家，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。著有传记作品二十多种，近五百万字。曾获中国图书奖、中国传记文学奖、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、江苏省十年报告文学奖一等奖、金陵文学奖一等奖等。

目录

JUEDAI

FANGHUA

MUDAN XIANG

班昭：

教得了世人教不了女儿 /001

蔡文姬：

归意蹊跷 /016

上官婉儿：

毁誉参半 /030

刘喜奎：

穿行于蜂蝶之间 /046

庐隐：

人生两件事 /063

冯沅君：

作家与学者 /089

凌叔华：

不安于室 /114

石评梅：

人生就是一场恋爱 /138

孟小冬：

婚姻如戏 /155

沉樱：

病婚前头的春天 /181

陆晶清：

伤悲成就坚强 /198

赵清阁：

为爱误了终身 /224

潘柳黛：

浑水之鱼 /239

陈香梅：

跨越年龄及国界的鸿沟 /257





班昭：教得了世人教不了女儿



班昭，字惠班，四十七岁那年，被召入宫，任女师，赐号“大家”。班昭从此被人称作“曹大家”。

生在一个不凡的家族

班昭祖上是扶风安陵（位于今陕西咸阳东北）的望族，曾祖父班况在西汉成帝朝任越骑校尉，班况的女儿即班昭的姑婆是西汉一大才女班婕妤。婕妤不是本名，而是后妃的名分。她在成帝即位之初，被选入后宫，由小使升为婕妤。成帝有次游后宫，邀她一同乘车，这在一般宫妃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班婕妤却推辞道：“古代的图画上，伴随在贤明的皇帝身旁的，都是名臣，只有三代末主，才与女子狎戏。”成帝闻言，只得作罢。太后听说此事后，对班婕妤大为赞赏，说：“古有樊姬，今有班婕妤。”

班昭的祖父班稚在哀帝朝任广平太守，父亲班彪是一位著

名的史学家。班彪早年，中垒校尉刘向奉成帝之命校讎古书，班彪的胞兄班斿参与其中，由此得到成帝赏赐的一些宫廷藏书的副本，班彪得以饱览古籍。班彪二十岁时，京畿之地发生变乱，班彪为避乱投奔拥兵天水的西州大将军隗嚣，见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，即劝隗嚣归顺东汉，隗嚣不听。班彪自忖再跟从隗嚣必是死路一条，于是改投河西大将军窦融。窦融对他非常器重，以师友之道对待他，任他为“从事”。于是班彪为他出谋划策，把隗嚣拒于整个河西地区之外。班彪随窦融征还京师后，光武帝问窦融：你所呈上的那些奏章，谁参与写的？窦融答道：都是我的从事班彪所为。光武帝一向听说班彪很有才干，于是召见班彪，举为司隶茂才，封他为临淮郡徐县县令。班彪因病未到任。《后汉书》上称班彪“才高而好述作”，既然弃官赋闲在家，于是专心研究史籍。因见司马迁所著的《史记》只写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，之后虽也有人接写，却近乎狗尾续貂，班彪因此决心亲自来做这件事。他“乃继采前史遗事，傍贯异闻，作后传数十篇，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”。班彪十八年后身死，准确地说，只写了《史记后传》六十五篇，并未完成这一宏伟计划。

班彪有两个儿子，长子班固、次子班超同为公元32年生人，但并不是双胞胎——班固系妻生，班超则系妾生。班彪晚年任望都长，望都在今河北望都西北。班彪在望都长任上，颇受当地官民爱戴。班彪终年五十二岁，在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十八年才得班

昭，而那时他也只剩四年的阳寿了。

班固从小聪颖过人，九岁时就能写文做诗，稍大一些，所涉猎的各种典籍已能融会贯通，对诸子百家各个流派的各种观点也都寻根究底。他做学问不局限于一门师承，不拘泥于章节句法，而从大处着眼。他性格宽厚，能容人，又不恃才傲物，同时代的学者们都很敬慕他。

中老年男人得子，似乎易得神童，想来是因为那时男子是智慧最高的时期。胡适出生时，他父亲五十岁；班昭出生时，班彪四十八岁，比起铁花老胡相去不远。班昭出自这样的父亲，读书诵诗舞文弄墨会差到哪里去呢？单是看看她的兄长班固，她的聪明也就可以期待了。

在班昭八岁那年，家庭遭遇一场大变故，长兄班固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。事由班固暂别当时就读的东京太学，扶父亲灵柩回安陵老家守丧。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他竟发现乃父所著《史记后传》中有未详尽之处，于是潜心研究思考，决心完成先父未竟的事业，真可谓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”。可就在他数年如一日，苦心孤诣撰写《汉书》之时，祸从天降，有人向皇上参了他一本，罪名是“私改作国史”！

当时的皇上是汉明帝，他继位继得仓促，因为他的父亲光武帝驾崩得突然。公元57年二月初五，光武帝夤夜读图讖偶感风寒猝死，在现代医学常识里本是一件极正常的事件，可在将近两

千年前，人是天子，书是谶语，二者连在一块，这在迷信的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件蹊跷的事了。

对于新皇帝来说，最令他紧张的是由图谶引发的妖言惑众，可能影响他龙椅坐不稳当。而在班氏老家，就发生了扶风人苏朗“伪言图谶”的事件，所以一有人报告有人私改国史，皇帝的头脑中免不了马上闪现出“阴谋”字样，于是当即降旨，将班固打入京兆大狱，同时将他家里的书籍全部没收。

得到消息，班昭全家立刻陷入愁云惨雾之中。可是一直被大哥的光晕所遮蔽的班昭的二哥班超，在此时显示出了他过人的胆识。他担心大哥无法替自己辩明，于是赶到京师，上书汉明帝，被汉明帝召见，班超向汉明帝禀明乃兄著述的本意，正好扶风郡太守也将班固所撰书稿呈上。汉明帝看了，前疑尽释，还对班固的才学非常讶异，于是当即传旨开释班固，人尽其才，把他派到校书部，任班固为兰台令史，与其他几位官员一同撰写先帝刘秀的传记《世祖本纪》。汉明帝后又升他为校书郎，批准班固继续写他的《汉书》。

班固任校书郎后，班超与母亲随之迁至洛阳，家里颇穷困，靠班超给做官的人写东西糊口。后来汉明帝问班固：“卿弟安在？”班固答道：“为官写书，挣钱以养老母。”汉明帝便也任班超为兰台令史，后来却又不知何故，班超又“坐事免官”了，兄弟俩似乎都不是官运久长的命。

续成长兄未竟《汉书》

在此前后,班昭出嫁了,那年她十四岁。班昭的丈夫叫曹寿,字世叔。世叔事迹不详,《后汉书》说“世叔早卒”,可从她五十四岁以后,还有女儿待嫁来看,丈夫死得似乎并不早。班昭的所谓女儿,也很可能不是她亲生,而是曹寿的其他妻妾所生。

公元92年,继位刚四年的汉和帝发动朝廷政变,摧毁了把持朝纲的外戚集团,其头目窦宪大将军被迫自尽。这一震动朝廷内外的大事件偏偏将班固牵连在内!班固与窦宪是同乡,平常来往密切。三年前,窦宪远征匈奴,班固不在家好好写他的《汉书》,而以中护军身份随军而行,出塞三千里,大败北匈奴,作《封燕然山铭》。当时气吞山河何等威风,却不料窦宪一朝失势,班固就成了丧家之犬。京师洛阳令种兢,有次出行中正要乘车,却遇到班固的一个家奴喝醉了酒,坐在他的车上不肯下来,有官吏叫他下来,他竟然依醉骂还。种兢大怒,但生怕得罪班固而强忍住了,但由此怀恨在心,此时便假公而报私仇,将班固关入大狱。可怜一代史家,就这样遭小人迁怒加害而死于牢中。

汉和帝待江山坐稳了,忽然想起爱读的《汉书》来,知其还有《八表》《天文志》未写,遂问起作者,答曰墓木已拱。汉和帝在惋惜之余,一面把种兢下狱抵罪,一面召班昭入南宫,命她借助东观藏书阁的藏书,完成《汉书》。

那时班昭四十三岁，她开始着手工作时，发现长兄的手稿相当凌乱，有人怀疑是种捣捣的乱。班固早在死前十九年就曾将成稿的部分《汉书》献呈汉明帝御览，皇上又将书稿给大臣们过目，显然反映不是交口称赞，所以汉明帝当时并没有准予颁行。

班昭决定先进行整理。这一整理就是整整二十年！在完成整理，又写了《八表》之后，已年逾花甲，颇有力不从心之感，便奏请太后准许，请马续编撰第六志《天文志》，几年后终于大功告成。

写信给皇帝了二兄心愿

在班昭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她父亲班彪故主窦融的侄子窦固出任讨伐匈奴的统帅，便将班昭的二哥班超招至麾下。班超被任为假司马，在西域，他长年征战，屡立奇功，一度西域五十余国均被其降服而被封为定远侯。而他一直在西域待了三十年，转眼已届七十。年愈老，思故土之情愈难抑，几番上书皇上，请求卸任返回中原，均未获恩准。公元100年，他派儿子班勇随安息使节入塞，再次上书，写道：“臣听说狐狸临死时，都尽力将脑袋伸向土丘的洞窟；代郡的马南来之后，仍旧依恋北风。动物尚且如此，何况小臣我呢？蛮夷的风俗是壮的怕、老的欺，臣班超现已如老狗老马牙齿掉光，常常担心某一天忽然倒地死掉后，成为被人抛弃的孤魂。臣能为国担重责守西域，若真的死在兵屯之地，也一无

遗憾，只是担心后世或者会以为臣系兵败而死在西域的。臣不敢奢望回到酒泉郡，只愿能活着入玉门关。臣老病衰困，该死瞎说。”伤感之情溢于言表。

班超一面又写信给小妹，请她上书皇上代为陈情，显然他对这次能否获得恩准回故乡毫无把握，因此在信中先与小妹诀别，担心兄妹此生无再见之日。

班昭这年正好五十大寿，年至半百，人生大半去矣，自不免感慨，接二兄之信，生出感伤之情也不难想见。七年前她被汉和帝召入南宫续《汉书》，四年前又被皇后及诸贵人拜为老师，多有机会会见皇上，也很受皇上乃至太后赏识。她来向皇上为二兄求情，自应多几分胜算。可是班昭是一个十分理性的女子，不是一个怀揣过多妇人之仁的女子，为二兄求情，毕竟为私，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谋私，会不会授人以柄，会不会遭人指责，而毁她多年处心积累的美誉？她一生少为家族甚至独子谋私利，除了名誉，更因她向来处事谨慎。班昭后来的确是上书皇上为班超“乞徵还”了，但一定是在她深思熟虑之后，亦即她认为此事不但应做，而且可做。她给汉和帝的信是这样写的：

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，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，爵列通侯，位二千石，天恩殊绝，诚非小臣所当被蒙。超之始出，志捐躯命，冀立微功，以自陈效。会陈睦之变，道路隔绝，

超以一身转侧绝域，晓譬诸国，因其兵众，每有攻战，辄为先登。身被金夷，不避死亡，赖蒙陛下神灵，且得延命沙漠；至今积三十年，骨肉生离，不复相识；所与相随时人士众，皆已物故；超年最长，今且七十，衰老被病，头发无黑，两手不仁，耳目不聪明，扶杖乃能行，虽欲竭尽其力，以报塞天恩，迫于岁暮，犬马齿索。蛮夷之性，悖逆侮老，而超旦暮入地，久不见代，恐开奸宄之源，生逆乱之心。而卿大夫咸怀一切，莫肯远虑，如有卒暴，超之气力，不能从心，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，下弃忠臣竭力之用，诚可痛也！故超万里归诚，自陈苦急，延颈逾望，三年于今，未蒙省禄。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，六十还之，亦有休息不任职也。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，得万国之欢心，不遗小国之臣，况超备侯伯之位，故敢触死为超求哀，丐超余年，一得生还，复见阙庭，使国永无劳远之虑，西域无仓促之忧，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，子方衰老之惠。诗云：“民亦劳止，汔可小康，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超有书与妾生诀，恐不复相见。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，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，诚可哀怜。如不蒙救护，超后有一旦之变，冀幸超家得蒙赵母、卫姬先请之贷。妾愚戆不知大义，触犯忌讳……

班昭在信中，先向皇上说明班超是她的同胞哥哥、被朝廷所

封的爵位与食禄,接着简述了班超的赫赫战功,说他只身穿梭于诸国,说服他们归顺,而每次攻战,他都身先士卒。写到这里,笔锋一转,如一段音乐由激昂陡然转入悲凉,说如今三十年过去,骨肉分离太久,以至彼此都不相识了;当时他去西域时所带的随从,也全部去世了,班超是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人,现在将近七十,衰老有病,头上没有一根黑发,双手没有感觉,耳聋眼花,须拄着拐杖才能行走。班昭也提及“蛮夷之性,悖逆侮老”,与班超所谓“蛮夷之俗,畏壮侮老”相近。但班超写这个还是担心一己的将来,连同自己的年老多病,还只是单纯作为恳求皇上开恩的理由。当然所为自求,也无可厚非。而班昭倘若也这么写的话,就不免会显得为私的意味太重,不够得体大气,客观上也降低了说服力,她当然没有这么笨。她先把班超的老病之状生动地描述给皇上,在无尽的荒野里,在大漠黄天的背景下,一个佝偻依杖的孤独身影正蹒跚而行,强劲的寒风把他的稀疏的银发不时吹起……这样一幅画面已足以引人恻隐之心,班昭的笔却不在此描述中停留,而将此状况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来认识:上会损害国家世代积累的功绩,下会使忠臣们所花的无数气力白费。何以至此呢?因为以“蛮夷侮老”的习性,他们看见风烛残年、朝不保夕的班超长久没有人前来替换他,恐怕会以为我大汉王朝无人好欺侮,而“开奸宄之源,生逆乱之心”。戍边的士兵如果发生暴乱,班超也将力不从心。不论发生哪种情况,都令人心

痛!班昭这样一说,不怕皇上不急。她走笔至此,甚至顺便又替班超的信打了一个“补丁”:说班超之所以三年来,屡从万里之外上疏,急切地请求归来,也正是为了这个啊——把班超的“为自己”一变而成“为国家”了。

汉和帝读了班昭的信,颇受感动,于是朱笔一挥,定远侯终得归故园。公元102年,班超回到洛阳,拜为射声校尉。班超素有胸胁疾病,也可能是心愿满足后意志松懈,也可能是久在西域,已不适应中原气候,病情随即加重,一个月后就遽然而逝了。班昭自然悲痛,但她想到自己毕竟为班超偿愿出了力,心里也应该是颇为安慰的吧。

《女诫》是圣典还是毒草

班昭在自己奔六的时候,对儿子已经放下心来,因为曹子谷看来是比较有出息了,没有“负辱”朝廷,被皇上施恩而封侯。班昭此时感到伤脑筋的,是她的女儿们,她们都到了出阁的年龄,若不加紧教训,若还不懂得做女人的礼数,恐怕到了夫家会丢人,同时使娘家祖宗蒙受耻辱,而眼下自己疾病缠身,不定哪天就魂兮归西了,每当想到这些,心里就很惆怅。怎么办呢?此时若以衰病之身,天天事事教导女儿,也没有那个精力,可能也来不及了,不如就把要教导她们的话写下来,让她们自己时时去学习体会吧。于是班昭写了《女诫》,顾名思义,是对女儿的告诫。

以班昭的眼界，虽则是出于写给女儿的忠告的初衷，也未必不会放眼天下女儿们；而以她所处的社会地位，她写给女儿的私房话，真的只会限于私下授受？她的那些从皇后到宫女的学生们、从宫内到宫外的拥戴者们在得知了有这么一样东西之后，会不奉为宝典而一睹为快？

《女诫》流传开来，迄今大约一千九百年，前一千七八百年，广受赞誉。班昭要女人自甘卑弱，面对夫主，身段要低些，再低些，就如同张爱玲对胡兰成那样，自己低到尘埃里，心里还充满了喜悦。一般女人称自己于丈夫多为“我是他屋里的”，而班昭则自称：“我是他家拿扫帚簸箕的。”试问这样谦卑的女人，在一个外面要做人主、在家要做夫主的社会里，哪个男人不由衷欢迎？而被男人洗了脑的女人们也都认为理所应当。于是《女诫》被奉为圣典，写了圣典的人，自然是圣人啦！

可是地球在滚动，时间之河在流动，年历翻到近代一两百年的时候，人们僵化久矣的脑壳，就像花岗岩被日晒风吹雨淋，忽一日喀啦一声裂开，而有了现代意识。诋毁《女诫》之声如风起于青萍之末，潮涨于水天相接之际，渐而声响愈烈，《女诫》作者的名声也走到反面去了。

近十数年来，又有人别解《女诫》，试图从中寻找合情合理的成分。现代的革命砸碎了旧世界，却也破除了许多规矩；“文化大革命”更是一个横扫一切规矩的革命，时人衣暖食足唯独